

母親和我

母親蘇爾端，1914–1973

那時我覺得母親臥病，眾人來探訪是人情世故，很久後才悟出，大家喜歡來到她的床邊是想對她傾訴，感受與她對坐時不可言傳的輕鬆與寬慰。母親善於不經意地和對方一道走向他們心中最隱蔽的角落。

母親入我夢

曾打算將有意思的夢境寫下，一年半中只記了三個夢。一個和在美國念書的女兒有關，另外兩個是追隨我半生的，對亡母的哀慟。

1996年11月9日

似醒非醒的半夜、清晨。夢境依依，往事，故人，盡是些牽掛，似乎在嘲笑自以為灑脫的人生。昨夜夢見女兒寄來兩幅照片。一群飛鳥，掠過灰藍的天空；另一幅是仰臥在草地熟睡的女孩，是她的同學。等她去辦墨西哥簽證等得太久，瞌睡了。我笑起來，醒了。想着女兒辦簽證的真實故事，又笑着睡去。

1996年11月3日

夢中攤開雙臂抱着久病的媽媽走在田野小路上，帶她前往住在路端的八姨家。



1933，母親十九歲。

風景清晰得不像是夢。路的右邊展開窄長的一條農田，其後是藍色的一帶水，再望過去可見山峰、白雲、藍天，恰似從雅典居看出去的景致，只是全與小路平行，整整齊齊地排列着。爸爸跟在後面，我們盡情呼吸清新空氣，一路讚嘆自然之美。

我心中後悔。媽媽在床上躺了這麼多年，為甚麼沒有早些抱她出來？我對她說：「你現在身子很輕，我抱你一點也不吃力，我要多多抱你出來。」這時我看着腳下並不平坦的田埂，開始擔心千萬不能踩滑了，跌倒摔了媽媽可不得了。又想不如背她，也省些力。但背她會壓迫她的心臟，還是抱着好。

走了很久很久，我很累，好像就快到八姨家了，突然感到媽媽抽動了一下，心裏明白她的生命已離開了她。此時我好像是背着她，看不到她的臉，喚爸爸過來瞧。爸爸說：「你媽睡着了。」「是嗎？」我多希望她真的只是睡過去了。我握住她垂落的手，覺得越來越冰冷。我一方面感到寬慰，因為她臨去世前心境非常好，但是她走了。我痛哭，接着就醒了。

1997年10月10日（重陽節次日）

開初是在西方人的世界。我站在一間大禮堂外，透過玻璃牆看到裏面長凳上坐滿中年人，伴隨音樂做出優雅的動作，台上有人指揮。多好的主意！我於是走進去加入遊戲。主持人挑選「聽眾」去通過某種選拔測試，我第一個被挑中，跟隨他走進一間房內，裏面坐着許多評審員。主持人說“Nothing”，要我當場作歌並表演，於是我開口唱“No desk, no...no ham, nothing”。後來人散了，眾人湧到街上。此刻環境已變，周圍都是中國人，好像是昆明。看見不少親戚，我急急忙忙趕去與家人會合，他們都在另一處看演出，剛散場。媽媽也在，坐在家中那張藤椅上。我和景和弟於是抬着她回家。家搬了，我還從來未去過。抬着媽媽走了很久，經過一些奇奇怪怪、陰

森灰暗的建築，還路過一處岳飛廟，又沿鐵路路軌前行。枕木距離很寬，十分難走。我問景和房子貼近火車路會不會很吵，他說火車經過時才吵。正說着，一列火車駛過，聲音還可以接受。媽媽似乎睡着了，一言不發。終於到家了，有幾級石階，景和抬前，我在後。我說了句話，景和說媽媽聽不到，因為媽媽已經死了，手腳早就涼了。我一摸，真的！我隔椅背抱着媽媽，一邊哭一邊大叫：「媽媽！媽媽！」於是醒來。



1973年母親去世後，便想作文以悼亡母。每提筆，悲從中來，淚水先筆墨而下。而今女兒已成人，我的生命彷彿多了一個支點，給我勇氣，踏入昔日的溫情與苦悲。

母親1914年出生，二十一歲結婚，育有三子一女。她小時候曾染白喉，幾乎喪命，雖復原，心臟受損，四十二歲時便臥病不起，一躺十八載。母親就像她那個時代無數的賢妻良母，一生毫無保留，心甘情願地為家庭奉獻自己，在永遠溫良、謙和、美麗的外表下，有驚人的頑強意志；恪守自己為人處世的原則，又能寬容地接受別人，有如羅曼·羅蘭筆下一位平凡的婦人：「能夠用目光、舉止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圍散佈出恬靜的、令人舒慰的氣氛，活潑的生命。」

母親的娘家

外公蘇澄（字滌新）於光緒癸未（1883）年出生在雲南貧困山區普洱縣一個四世相傳的銀匠之家。年僅歲半，父歿，母親守節獨自將他撫養成人。九歲入讀私塾，後得益書法清秀，代繕公私文書，添充家用，晝夜攻讀五經唐詩古文，皆能背誦。十八歲應縣童子試，



1934年元旦，母親出嫁前夕，與三姨、四姨合影。

考八股文共十餘場，每次均列前五名。後步行數日到景東縣應學院歲科，列第一名。二十歲從故鄉哀牢山步行到昆明，考入五華山高等學堂，作為一名高材生，被選派到日本留學。雲南地方政府從晚清以來，開始謀求政治與行政的變革。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乃效學到榜樣，省政府派遣了近四百人到日本留學，主要學習政法、師範及軍事。我的外公被派往早稻田大學學物理化學，從記載看，是唯一學基本科學的學生。1906年初，同盟會雲南支部在日本成立，蘇澄為第一批會員。他改別號「羊牧」，取蘇武牧羊持漢節之意。

外公從日本回國後拒做滿清官，打算在雲南創辦報紙。光復後才出掌縣政，任廳職凡十餘年，均與時尚政治格格不入，賦閒在家種花、作詩，最欣賞陸放翁。他留下《滌園明通草堂詩集》，多是對子女的訓誨或閒話家常的記敘，也錄下些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懷。1946年的一首〈憶遊粵港〉末段云：「居今而思昔，割讓實難堪，金甌已欠缺，收復宣無端，何日復故土，會見漢衣冠。」二舅少

時貪睡，外公寫一首諷刺詩貼在他房門口，文革時眾人笑道，外公開「貼大字報」風氣之先。

當初參加同盟會的抱負，從未得以施展，一生抱憾。共產黨掌權，外公對其匡時濟世的理念十分認同，歡欣鼓舞了一陣。六十八歲時，覺得老軀無用，於是用一瓶安眠藥了結了自己的生命（見本書〈外公蘇滌新〉一章）。

伴隨雲南留日青年的學監錢用中（號平階）先生看中了兩名後生，將一對愛女錢維英、錢維芬許配。外公蘇滌新和同窗好友庾恩賜均未見過他們未來的終生配偶，雙方父母為兩對新人擇同一吉時成婚。是日大雨傾盆，混亂中轎夫將姐姐送到原來該迎娶妹妹的外公家。這是傳說還是當真，已不可考證。嫁入庾家的妹妹花容月貌，逃不掉紅顏薄命的定數。丈夫庾恩賜後任雲南軍政廳廳長兼憲兵司令官，三十出頭正輝煌時遇刺身亡。二姨外婆錢維芬一生的故事比小說還離奇感人。姐姐錢維英即我的外婆，她本分忠厚，善持家，和外公生下三男八女。男的排爾字輩，分別取名：敏、敦、敬；女的則冠聰、端、莊、箴、昭、慧、嫻、淑。外公對子女的期望盡在其中。我的母親是次女，聰慧活潑，深得外公喜愛，並繼承了外公的幽默。按蘇家的家規，不可用僕人，姐妹輪流當值做家務。母親和大姨同睡一張大床，這張床一直留下來，我還記得床漆成紅色，床頭雕着半個葫蘆似的空花。早晨由後起床者整理床鋪。母親醒來，靜觀大姨的動靜，看到對方打個哈欠、伸伸腳，便躍身坐起來說：「我先起！」

上世紀30年代，在女孩子不可拋頭露面的昆明，母親十分熱衷於剛剛時興的歌舞表演，外婆訓斥道：「一眼同，百眼同。看戲看一回還不夠嗎？」一次她參加學校演出隊去表演，回家晚了，被罰不准吃飯，殊不知演出後已被招待過晚飯。母親多年後對我講到這個故事，仍流露出少年人心中的竊喜。



1935，母親和她的妹妹「四摩登」。

《天鵝》歌劇是她最盛大的參與，雖然扮的只是八個王子之一，沒有獨唱的份，但她可以從頭至尾把整個歌劇吟唱下來。這也成了我小時候學會的第一組歌：「我們還有一個妹妹，她比我們都聰明。她有小凳，金子做成；她有圖畫，值千金，妹妹，妹妹，快來快來，大家一齊同歡欣」，「謝謝哥哥們，不要太高興，莫要忘記了，後母心毒狠，她要打我們，還要罵我們，常想把我們，一齊趕出門。」我的小名叫「妹妹」，媽媽心中對歌劇中妹妹和天鵝哥哥們遭後母逼害的感受是如此真切。數十年後，她被疾病殘酷折磨，醫生宣佈她最多只有三年生命，但是母親一年又一年頑強地忍受，支持她苟活的信念是不能讓她的四個子女受後母之苦，不可讓「妹妹」被欺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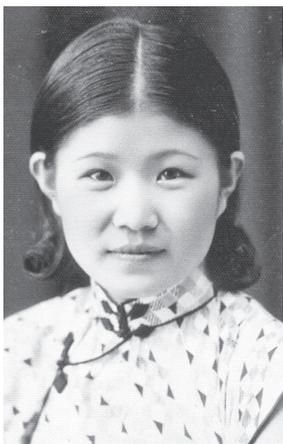
那年昆明流行白喉症，患者凶多吉少，母親和她的外婆同時染疾。令現代人不可思議的是，當時醫治老人比救活小孩緊要。母親不到十歲，病得奄奄一息。家人以為她已沒救，又怕傳染弟妹，於是將她抬出走廊（昆明人稱「遊春」）。醫生搶救的對象是她外婆，治

老人的湯藥渣再煨點水給她喝喝，聊勝於無。一日忽聽她躺着哼起歌來了。「活了，活了！」大人連忙搬她進屋。鏈球桿菌沒有奪走她的命，卻侵蝕了她的心臟，從此奪走她的健康。

我的外婆是雲南省首間女子學校（昆華女子學校）的第一批中學畢業生。我見過她們的畢業照，每個女學生都梳着高高堆在頭頂上的「東洋頭」，面上厚厚的脂粉也十分東洋。從大姨媽到八姨都從昆華女中畢業，個個品學兼優，母親從來未敗落到第三名以下。大姨媽光彩照人，被封為校花；母親則清秀細膩，惹人憐愛，大家戲稱她做「病西施」。

為人妻母

母親中學畢業後考入雲南師範學院，讀到二年級，為了陪外公去做縣官便輟學了，其後嫁到熊家。熊家是官僚世家，生活方式、家庭關係與蘇家大不相同。父親是長房長孫，母親變為「孫少奶奶」。有傭人侍候的日子隨戰亂終結，母親寫字描花的纖纖細手拿起斧子劈煤塊，洗衣做飯帶孩子。她一樣哼着京戲，做完一件又一件家務，盡妻子和慈母本分。家中收拾得乾乾淨淨，一家大小穿戴利利索索（昆明話叫「板板扎扎」）。每逢星期天，所有的床單桌布都要換上新的，以迎接可能來到的客人。我小時候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，到母親病倒、由我來當家時，這些禮貌便一概免了。母親躺在床上，每週仍要指揮我清潔家具，一套紫檀木的茶几、椅子是我的頭號敵人。母親要我把抹布纏在指尖上伸進一個個雕花小孔去除塵。至今我也不明白在灰塵僕僕的小城，母親怎麼可以令她的一雙鞋隨時保持光潔清爽。一位親戚多年後看到我黏滿泥巴的鞋，搖頭笑道：「你媽常說，委瑣一頂帽，邇邇一雙鞋，哈哈！」



1934，初進熊家的長孫媳婦。



1934，被稱為「笑長」的蘇爾端（父親攝）。

不論做忙忙碌碌的家庭主婦，或是任會計去上班，還是躺在床上的病人，母親都穿戴整齊，頭髮眉毛理得一絲不苟。除了去做客或去照相館照全家福，母親都不化妝。粉紅色的梳妝枱是她陪嫁的嫁妝，印象中從不記得她坐在鏡前修飾面容。她美得聖潔而自然，無需打扮。看她年輕時的照片，令人詫異樸素無華的美何以隨時代而消逝殆盡。

父母戀愛的細節不得而知。聽親戚說，他們彼此傾慕，再託媒人按正規程序求親。父親英俊瀟灑，母親美麗溫柔，加之門當戶對，算是美滿姻緣。許多年後當我也到該嫁人的年齡，母親忠告我說，對方喜歡你、對你體貼，比你喜歡他更重要（中國人說不出口那個「愛」字）。我猜她當初一定十分迷戀父親，忽略了他的大少爺性格。我雖然記住母親的教誨，卻發現這一信條也不可取。母親之所以那樣以為，是因為她並未親歷過別樣的婚姻。

母親生下我的哥哥後，又生了兩個男孩，都先後夭折。之後誕一女，皮膚似母親，白裏透紅，家人稱她小蘋果。

小女孩聰明乖巧，一歲多已能唱整首三民主義國歌，可是不到兩歲時患病疾死了。父母常嘆道，要是那時有消炎片她便有救了。七年中相繼失去三個孩子，對母親的打擊可想而知。戰亂還未結束，生

下我來，母親體弱沒有奶水，也找不到奶媽。那時全家疏散住在祖父早年蓋在鄉下車家壁村的別墅裏，母親去附近彝族村寨買羊奶來餵我。我知道這一層，是因為爾後記事不聽話時，外婆就笑罵我說：「車家壁倮倮的羊奶餵大的蠻女。」

我出世不到三年，母親生景泰。母親的心臟很弱，生小孩都要先簽名，因生產死亡自己負責。到我七歲時小弟景和出世，母親懷孕時曾想過等小孩生下送給她的好朋友，一位不育的表嫂。景和落地，美麗的嬰兒引得醫生護士一陣轟動，母親說幸好沒答應送他出去。

聽一位親戚說母親還小產過三次，她自己從未提及。醫生早已警告過生小孩對她十分危險，母親懷孕仍不少於十次。那個時代避孕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擔心懷孕的婦女，每個月都惶恐度日，害怕身體發出懷孕的信號。七個孩子存活四個，是那時嬰兒成活率的正常比例。嬰兒的死亡率和士兵的傷亡率一樣，對於公眾、研究者、政治家都不過是些數目字，而對每一雙父母，尤其是母親，失去孩子帶來撕心裂肺的痛楚，也將成為尾隨他們一生一世的傷心回憶。



1935，父母結婚一週年。



1936，大哥週歲，母親將他裝扮成女孩。